

中小企业“群死群伤”： 联保贷款制度殃及黄三角

(上接第一版)

爆兰雁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当地与其有着联保关系的两家企业——嘉周化工、博泵科技先后破产。

嘉周化工有限公司隶属于淄博市大型企业——嘉周集团,以生产邻苯二甲酸酐、顺丁烯二酸酐为主,总资产34856万元。从2012年2月开始,嘉周化工资金链断裂。4月10日,债权人齐商银行率先发难,向淄博中院提请破产。根据相关协议,兰雁为嘉周化工承担1.4亿元负债。

纺织业本就利润微薄,加之近年市场萧条,1.4亿元的包袱重压下来,兰雁集团立刻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嘉周化工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兰雁集团在各家银行中的信用,致使该公司到期贷款还后再贷难度加大,甚至只还不贷,给企业资金运转造成前所未有的困难。事情还在恶化,半年后,与兰雁同样有联保链断裂的山东博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链断裂,这给摇摇欲坠的“兰雁”致命一击。至此,各家银行对兰雁集团完全失去信心,兰雁集团成了失去给养的病虎。

令人不安的是,这时的兰雁集团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与当地的很多企业,此前就已经建立起了联保关系,也就是说,兰雁一旦破产,更大的多米诺冲击波随之形成。

由于这种“群死群伤”的事例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这让博兴县开发区的上述官员,对该县开发区近百家上规模的企业表现出了相当悲观的情绪,他甚至说出“不久就会看到有人自杀”之类的极端言辞。据他介绍,开发区内的企业,虽然代表了博兴县的工业门类,体现了全县的企业实力,但不容否定的是,在宏观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银行信贷收缩是不争的事实,区内企业为了获得银行贷款,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制造业为了寻求活路,几乎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信贷联保,“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企业都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有可能给其他企业致命一击。”

企业自保成立信贷联盟

一方面银行银根紧缩,另一方面企业米下锅。失去金融之手,用“苦不堪言”来形容企业现状毫不过。

“我每天起来,不是想着怎样组织生产,怎样拓展市场,而是想着如何还贷、借贷。”山东宏升科技公司负责人王跃福向《中国企业家》记者坦言,与身边的企业家朋友相比,自己总共约

1000万元的联保信贷额似乎还算不得“困难户”,在日照,一家和自己规模相当的同类企业,深受联保之害,如果再无银行援手,破产几成定局。

“看着大大小小的企业老板融不到钱,挣扎在生死线上,日子真难熬。”王跃福说,关键是整个企业形势往下行,看不到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当地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明显,即便是几家知名企业。比如,邻县邹平的魏桥创业集团,作为资本市场上的老牌企业,它的发债成本就比往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即便如此,能获得融资的企业也并不多,尤其是银行贷款。其他金融机构资金很大部分也来自银行,如今大多也“无米下锅”。

来自邹平的坏消息不止是魏桥集团。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去年还被列为“山东富豪榜”第二位的朱玉国,他所领导下的长星集团不久前传出60多亿贷款无法还息付本的消息,贷款涉及十几家银行。这一消息在得到完全证实,山东邹平县政府为此成立了“邹平县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处置小组”,现在,滨州市政府、山东金融办都介入此事。

面积只有1200多平方公里的邹平县,现已发展成为山东省数一数二的工业强县,该县容纳了5000多家企业,坐落在邹平县的上市公司就有9家,知名企业包括魏桥创业集团、西王集团、范公酒厂等。

长星集团发生债务危机后,不少人都担心,同样的场景会发生在更多企业身上。比如该县的豪盛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竹纤维家纺生产基地,产能及销量占据全国竹纺市场百分之九十以上,就这样的一家很有实力的企业,近来有关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消息越传越多,严重的说法是,豪盛集团目前主要靠担保企业帮忙偿还贷款和利息。

另外一家坐落在邹平的钢铁企业,在2000万到期贷款中,因其中的100万无法按期偿还而遭到银行冻结账户和资产,已经无法继续经营。

类似的传闻还涉及当地多家较大企业,虽无法一一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金融机构的信贷政策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银行开始压贷、抽贷、惜贷,邹平的很多企业出现资金紧张和经营困难。为此,邹平县部分企业家开始行动起来。据记者了解,近期在邹平至少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部分企业家联合倡议,成立一个共同维护区域正常信贷秩序的联盟;



二是几十个企业家联名给上级政府写信,希望与银行平等对话,确保急需贷款按时发放。

企业大意困于联保阴谋

因为联保,所以联动,一旦互保或联保的其中一家企业出问题倒下,其他企业同时受到影响,轻则经济受损,重则企业倒闭,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

“联保的起因是银行授信的要求,银行为了减少自身风险,要求企业互保,多方的互保产生联保。因此,产生互保联保的责任在于银行。”福斯特公司总经理张海明说,现在,有些企业出问题了,银行只会依法维护权益,而不管企业或互保企业死活,在银行的紧逼下,不少相关企业全因此倒下,因此,危机根源在于银行。

在采访中,不少企业的老板告诉记者,不少银行又为了降低自身风险,总是过分依赖担保,有意无意地忽略贷前审查,有很多参与联保的企业,起先彼此根本就不认识,有些企业实际资产不足一亿,却能贷款一亿。银行为了尽快将手中的余额放出去,没有人在乎求贷企业的现金流分析,事实上一个企业的现金流才是企业还款能力的浮标。

由于银行掌握的企业信息与担保企业严重不对称,一个企业是否愿意为另一个企业担保,并不取决于担保企业的意愿,多数是经过银行“动员”或者是“被迫”。

已从联保信贷梦魇中走出来的山东纳利达彩网公司,现在是博兴县兴福工业园的知名企业,也是博兴钢铁行业商会的副会长单位,但对几年前的那场信贷联保,在老板李宝勇看来整个经过像是一场阴谋。当时,纳利达等3个公司在银行的“善意”撮合下,为某公司提供担保,自己担保金额高达1500万元,当一切工作完成后,被担保公司的老板刘某,突然在某一天“失踪”了,虽然李宝勇等人当时就报案了,但这并不能冲减自己替人还债的义务,从那以后,李宝勇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将纳利达艰难地“拯救”出来。

李宝勇的遭遇,其实就是江浙一带常常被人戏谑为“路跑跑”现象在博兴的上演。

“通过联保措施,银行的风险是化解了,而提供担保的企业债务一夜之间增加了不少,极易导致中小实业型企业的倒闭,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前文提及的政府官员说,肇始于浙江温州等发达地区的联保信贷,现在“黄三角”的民营企业群体中、在各类开发区企业中大量存在。

丽水国企改制案中案： 民企房产被拍损失超千万

■ 本报记者 钟文

“私企的房产居然在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时给拍卖掉了。”近日,浙江丽水国际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小春向《中国企业家》记者反映称,2000年12月30日,当地法院委托拍卖公司把他位于丽水市紫金路469号的三间六层共计969.6平方米的办公楼以246万元的价格给拍卖了。他说,按照现在的市值可达1500万元左右。

而让高小春愤怒的是,由于自己当时身陷囹圄,无法保护自己的财产,而现在为追回自己的合法财产抗争也有七八年了,但至今未有任何结果。他说,尽管当初处置他资产的那些人——包括破产清算组以及法院的一些当事人也承认当时在处理这件事时存在问题。

一次拍卖令民企元气大伤

高小春原为丽水地区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的职工。1996年,公司经营不善面临倒闭,公司以自主组合的方式成立了八家分公司,高小春和几位职工在五公司,高小春担任经理。

高小春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1998年6月2日,为创办国贸公司,他向广东省饶平县粤创商贸公司(以下简称粤创公司)借款100万元用于企业注册。在收到借款后的次日将该款分别打入国贸公司的名义股东林跃秋、李东、王永信等三个人的个人账户,再由他们三人分别打入国贸公司验资账户进行验资。1999年8月9日他以自有资金将100万借款及利息归还了粤创商贸公司的借款。

2000年4月25日,浙江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原丽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丽水中院)却以该院在审理进出口公司破产案件中,破产清算组发现国贸公司占用进出口公司100万元为由,向国贸公司发出(1999)丽中经破字第5号《通知书》,要求国贸公司向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组清偿100万元及占用费。由于国贸公司对此并不知情,4月28日,国贸公司向丽水中院作出书面答复,申明国贸公司没有占用进出口公司资金,相反进出口公司还欠国贸公司29.2万元,并已经作了债权申报。

让高小春疑惑的是,丽水中院分别于2000年4月26日、10月12日、12月18日作出了3份编号同为(1999)丽中经破字第5号的《民事裁定书》,对国贸公司的上述房产以及银行资金283046.96元和公司相关资产、物品进行了查封、冻结、扣押,并于2000年12月30日对上述房产进行了违法拍卖,并以总价246万元成交。此举直接导致国贸公司资产几乎丧失殆尽。

一份情况说明成主要证据

高小春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造成这一荒唐结局的原因主要是丽水中院当初没有去做核实,仅凭清算组提供的进出口公司单方面账目资料和丽水云和县伟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伟信公司)总经理陈伟文应清算组的要求出具的一份《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称因该公司拖欠进出口公司5公司100万元借款,该公司已经将该借款归还给了高小春。

陈伟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情况说明》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达,而是迫于无奈。他说,当时清算组找到他,要求归还挂账的98.32万元,考虑到当时高小春被判刑关进去了,他们之间一时无法结算这笔账,就想先把这边应付了,等高小春出来之后他们再来具体结算,所以按照清算组的要求写了这份《情况说明》。他说,他根本没想到清算组会以这份说明去拍卖国贸公司的资产。

2012年7月16日,陈伟文在接受丽水中院的询问时也明确表示,上述100万元借款是高小春向粤创公司借来的,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尽管陈伟文在接受丽水中院询问时否定了当初《情况说明》的说法,但最终丽水中院却没有采纳该笔录。2013年4月28日,丽水中院驳回了高小春要求追回国贸公司房产的诉讼请求。

一个需要继续等待的结果

对于当年作出拍卖国贸公司的决定,原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组组长、丽水市审计局总工程师刘松文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坦言,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他说,在处理进出口公司以及进出口公司五分公司的破产时,因为五分公司账面上反映出伟信公司挂账98万多元,那么加上利息所以就按照100万元来计算,要求伟信公司归还100万元欠款。尽管当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高小春注册国贸公司的100万元注册资金是五分公司的,但是高小春和伟信公司、粤创公司以及100万元借款过账的公司之间都有业务来往,另外就是伟信公司陈伟文写的那张《情况说明》,基于这两点最后作出了拍卖决定。

刘松文告诉记者,进出口公司破产清算时,考虑到情况比较复杂,他们专门聘请了会计事务所对企业进行清算核查和资产评估,而由于当时改制企业比较多,他们往往身兼几家企业的改制工作,所以主要以会计事务所的数据为准。丽水一位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法院一般都按照清算组的清算结果做出判决,不再进一步做复核调查,这也是造成进出口公司破产,结果把高小春的私人企业资产拍卖掉的很重要原因。

记者就此相关问题拟采访丽水中院,并按照其要求办理了相关手续并提交了采访内容,但该院最后以有记者已经采访过了不再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绝不会放弃的。”高小春对记者表示,他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他主持公道的,追回自己的财产的。

观察

企业若死于钱荒银行则是幕后推手

■ 江金祺

投石问路,却发现路上的景致早已不似从前。

进入六月,有关“钱荒”的周年纪念开始骚动,不过从目前看来,这次被推上祭坛的可能不是银行、不是政府,而是企业。

将企业绑到“周年祭”的架子上,其所暗含的悲情色彩,一是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仍无明显改观,二是银企之间一旦有了利益交锋,“垫背”的无疑还是企业。就目前的“钱荒”来说,经过一年的鏖战,钱荒雾霾已从银行间的货币市场,吹到了企业间的信贷市场。从《中国企业家》记者在“黄三角”地区得到的数据和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的企业资金链极度脆弱,中小型民营企业老板“跑路”频频发生。尤其在经济上行期,联保互保对于中小企业固然是一种抱团取暖的形式,但只要其中一家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引起的连锁反应往往是,一个企业会影响十个企业,十个企业就将影响一百个企业,造成火烧连营、群死群伤的现象,对此,有观察人士悲观认为:接下来企业成批破产、企业家自寻短见,可

能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为什么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要死就一片,而同是作为企业的银行,好歹都是桃花一路笑春风?众所周知,引发实体经济钱荒的原因,从学理上说有流动性资产占比的变化,有影子银行的“断粮”,有信贷资源的错配等多种原因,但回到实操层面上,银行之于民营企业,谁都看得出来,银行的盈利冲动远远超出服务意愿,这一点,从企业对银行的评价上可见一斑。

“做企业的人现在最恨的是谁?是银行!”这句话曾经是温州商人的吐槽,现如今,它已渗透为包括黄三角在内的、众多企业家的集体意识,而这种意识的触点,就是大家都认为银行偏离了基本的服务功能,更可恶的是银行为了自身利益,经常置企业生死于不顾,在联保贷款上、在利益盘剥上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先说互保联保贷款。作为一种金融业务的创新,联保互保一度成为银行拓展业务的利器,也大受企业的青睐,但好不过三日,这种昨夜还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阿拉丁神灯”,天亮后变成了让企业后怕的“潘多拉魔盒”。联保形成的担保圈,亦由彼此

倚重的互助平台,变成了彼此拖累的“麻烦俱乐部”。

银行为了将自己手中的余款悉数、稳妥的放出去,拉到联保自是上上策,但有很多企业反映,与自己捆绑、联保的企业,有些根本就不认识的,彼此间没有任何信用基础;有些涉嫌明显作假,比如企业实际资产不足一亿,却能贷款一亿。由于银行掌握的企业信息与担保企业严重不对称,一个企业是否愿意为另一个企业担保,并不取决于担保企业的意愿,多数是经过银行的“撮合”、“动员”或者是“被迫”的。

放贷前,银行对贷前审查本来就负有管控义务,但对企业进行信息调查时,却做了有选择性地失误;放贷后,一旦出了问题,各大银行则不管企业死活,竟相采取措施让担保企业先行偿还。对许多企业来说,银行暴风骤雨式的催贷无异于釜底抽薪,失去造血能力的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被逼上绝路的企业主,要么“跑路”,要么赔命。

被企业诟病的银行,除了引发担保危机,银行还会通过企业互保操作,与某些企业勾结,让企业贷出更多的款项——比如企业只需要3000

万,银行却以企业的名义贷出5000万,多出的2000万再以较高的利息,放到担保公司或地下钱庄,其回报当然是惊人的。这一点,从已发生的事实中得到证实。

再有一种,当银行面临盈利压力时,就会完全褪尽服务的面纱,直接参与“炒钱”游戏。这种游戏就是拿企业当铁钉子,比如企业向银行贷款一千万,实际上既不能足额拿到一千万,也很难拿到现钱,银行甚至只给一张一千万的商业票据(比如承兑汇票),这样,贷款也就变成了存款,若你确实想拿到现金也可以,要么你把这个票据低价卖出去,要么从银行内部找关系、搞变通——不过这时的一千万贷款很可能就只有950万元了,甚至更少。

企业作为一个发展的经济体,对资金的渴望几乎没有止境,但当企业想借助银行的援手时,企业就是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大家只能靠猜,有经验的靠历史经验,有阅历的靠逻辑分析,既没经历也没阅历的就只能任人摆布,所谓的联保贷款,所谓的融资理财等,只要是没变现的利空,就永远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在随时坠刀的心理恐惧中,企业随时被一刀夺命。